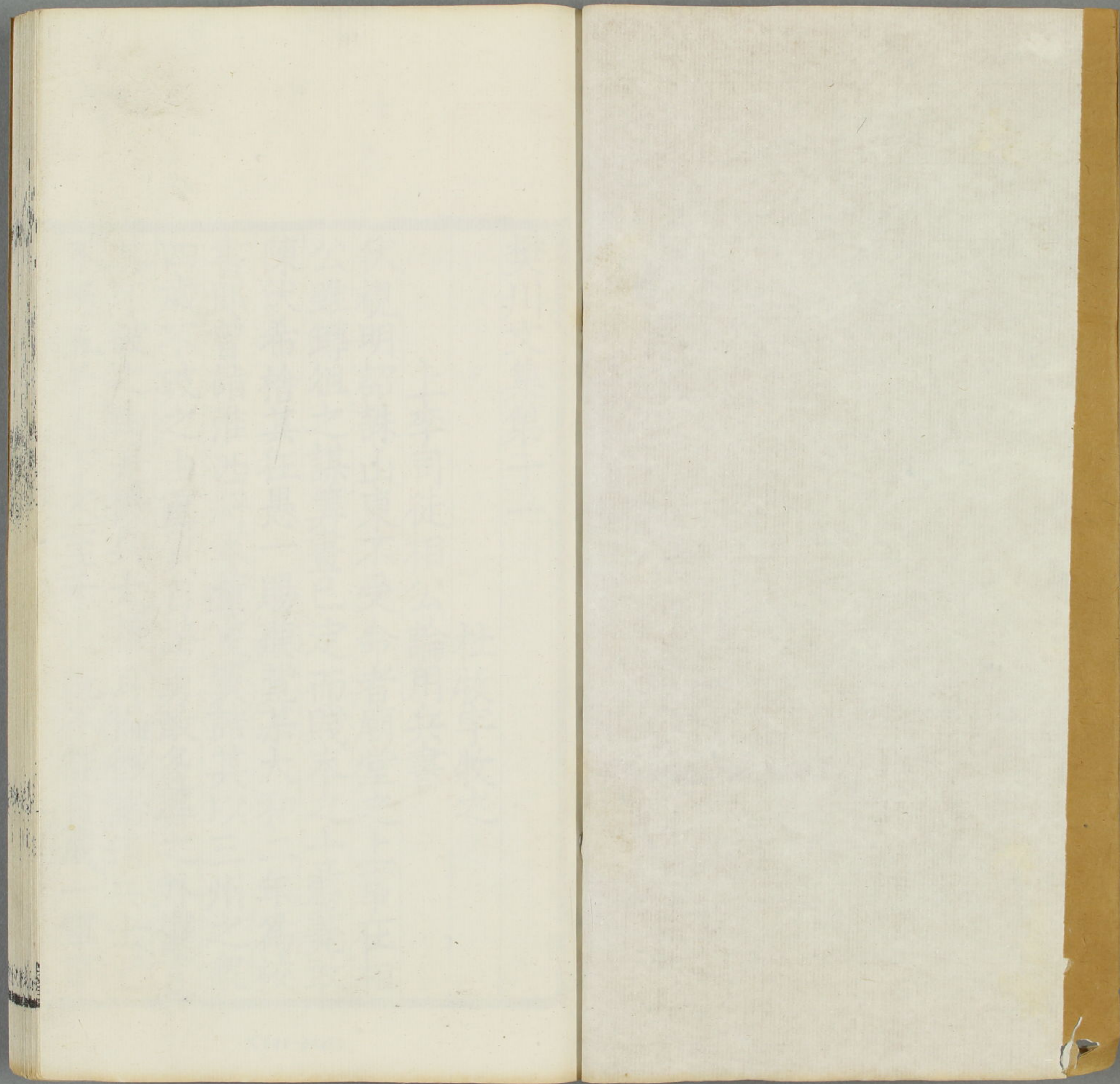


~ 16
4048
4





八16
4048
4

樊川文集第十一

杜牧字牧之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
公雖罇俎之謀筭書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
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爲校
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
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
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
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不能自成一軍事

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己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

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殷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焰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郟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

三十一
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北
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
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
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
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
出五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
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
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
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
史爾後漸畜奸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

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
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
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
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
爲之統師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
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
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
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
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
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

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
亂昭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
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
全師未頒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
項往往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
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
史已還叛逆滅云之明効辭語旣畢無不懽呼
人衣短褐爭出効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
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
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

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
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礪州刺史張汶因
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媒
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又與
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旣因依承階謀欲殺悟
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
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
二千耳其副悴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
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
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

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
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
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
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可鑿
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
高壁深壑而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
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
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
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
自雪况聯姻戚願奪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爲

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
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繫
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
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
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
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州最宣潤二千弩手由絳
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
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墾地狹
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
東糧穀旣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

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字
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刀攻
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
晉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
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川因遂滅之
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西
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
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

生他患昨者北虜才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
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公邊
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
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難自古皆
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
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
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
某頓首再拜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

四海德振法束貪廉儒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
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
可爲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
劫江賊耳某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知端
倪夫劫賊徒上至三船兩船百人五十人下不
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殺商賈嬰孩不留所
劫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
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
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
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

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
便有店肆爲其囊橐得茶之後出爲平人三二
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
漿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
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賒死與賊相拒
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
私茶故賊云以茶壓身始能行得言隨身有茶即
人不疑是賊
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水劫不便
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劫白晝入市殺人
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劫

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內取一人屠剗心腹
仰天祭拜自邇已來頻於隣州大有劫殺沉舟
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
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
草市劫殺皆徧只有三年再劫者無有五年獲
安者一劫之後州縣糜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
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讎並行追逮
證驗窮根尋葉狼虎滿路狴牢充塞四五月後
炎鬱烝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
白殺之則賊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

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得一濠毫徐
泗汴宋州賊多劫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
光州賊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
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更有江
南土人相爲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蓋以倚
淮介江兵戈之地爲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
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屹
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又是汳江架船之徒村
落負檐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嘯之
徒盡不能獲爲江湖之公害作鄉間之大殘未

有革釐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
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為率一千二百人
分為四十船擇少健者為之主將仍於本界江
岸紉立營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銳率
為舟棹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
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盡絕私載每
一宗船上同阻風風便同發名為一宗下交送是桴鼓之聲千里相
接私渡盡絕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
敢議攻劫或曰制置太大不假如此荅曰今西
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產

供百萬口况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
辜水滿冤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葛伯殺餉童
子湯征滅之蓋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
其罪今長江連海羣盜如麻驟雨絕絃不可尋
逐無關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
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稅之鄉絕寇盜劫殺之
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
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
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
停泊恣口點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

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
一利也鄉間安堵狴犴空虛獲二利也擷茶之
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
根尋源在劫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
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
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每
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船百數隨璠行止璠
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
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某詳觀格律勅條百二
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
至果謹再拜

上門下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內治文教被
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懾怛者蚓縮魚
藏百職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爲
比往者彭城驕強頑卒數萬聯三齊舊風帳天
下餉道重弓束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

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爲健黠奔馬潛出不
敢迴顧高僕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
拜于堂下及乎不受李司徒齎食其使者風波
不迴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
出泗上者稚長相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橫激
旁構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殿一家僮馳入
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弦弓偶語腹非或離
或伍相公氣駭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
覆滅之蹤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空湧
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

頑礪日教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
威驅恩收禮訓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
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迴之間
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徵兵數十萬大小且百戰
然後傳其壘鉤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
而天下議者必曰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疏
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
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
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
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

三百五十六
手攜暴虎貪狼化為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
天下之縛祗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
此校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
張教化外制四夷內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頽
弛心迎志釋罔有怨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
去饑人復飽流人復安內外遠近率職奉法不
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山甫漢有魏相邴吉
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外固不是倚
國家有天下二百三十餘年盛溢兩漢功侔三
代今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即自

將來福祿昌熾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甚其僻
守荒郡亦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
強冀答天造無任感激悃懇之至某恐懼再拜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
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
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
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
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與孫孫與子血絕而已
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

弊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
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
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
旦而已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
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
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
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
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躡等驟得
富貴古今之人亦將軍止已矣將軍德於國家
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爲大矣今

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
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
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
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
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洹水東
縈太原挑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
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
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
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
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

三六六
三十一
十三
宜驅三旋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
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
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
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
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
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
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
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
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
以爲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

而止一而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
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
文之霸也先脩刑政然後事事近有山東士人
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男子畝婦
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
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
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
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
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
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

三才六六
考二
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寬之苻秦相猛將終戒視
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
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
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
年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
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
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
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盡能
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向外叛者
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

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陳刺死
帳下死圍悉死伏劔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
或一日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
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
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
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
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一

樊川文集第十二

上周相公書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設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

卷十一

一

木

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
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
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
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
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
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
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
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
武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
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

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
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
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
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
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
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羗羗徵關東兵用於
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
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
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
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

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櫟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之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兄爲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循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而令得

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其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疆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

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之國皆有大功為氏生為賈孫叔敖焉文遠啓疆遠子憑遠掩遠罷屈氏生

屈蕩屈到屈建枻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
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
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
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
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卻氏祁氏其先
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
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
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
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
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

數不知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
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
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
周邵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
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
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
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權武后者後突厥
入塞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
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

強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
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
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
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毆致
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
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
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
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
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
產古之遺愛廉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

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
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
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
宗徒步誅韋氏玄宗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
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
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
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
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
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
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

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
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
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
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
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
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
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
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
之機才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
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徐袁相為滑川滑川凡二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

貞元故專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

拔取沉滯各還其官

開州取唐會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

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叙用也

然後西取蜀東取

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
盡忠剪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
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
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
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
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
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
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

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首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勅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九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

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李中丞書

某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徃徃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默成戚守

日待月翼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
蒙獎飾敢以惡文連進机案特遇采錄更不因
人許可指教實爲師資接過之禮過等詢問之
辭悉織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
濟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
笑別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
常事雖爲遠宦適足自寬某世業儒學自高
曾至于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
顛固不能通經于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
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
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與人論諫書

某疎愚於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
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
筆和墨則冥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
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
百輩不可悉數然恣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

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
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
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
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諫殺人者殺人
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
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
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
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
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果食之必死乙必曰食
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

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
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
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
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
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
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祠也上不
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
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
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
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

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
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
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
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
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
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
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
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
其善况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
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月

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
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
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
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
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
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抃也閣下
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
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某蒙閣下之厚愛翼於
異時資閣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
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

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與浙西盧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某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

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旣非生知復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効施展朋友與遊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攜指畫一誘教丁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某無大過而粗知所以爲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由漢上負外七官以某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某侍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久欲資郎中負外之爲階級遠于尊

重欲望收卹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
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
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
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付不宜得罪今敢謹
寫所爲文十四首編爲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
倦爲之不已不至於工今以爲獻無任慙惶然
特爲進說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懼
之至某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二

樊川文集第十三

杜牧字牧之

上宣州崔大夫書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
漢見其去之杳天沉汪澶漫不知其所爲終始
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
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
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
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
與門下後進之士摧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

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壘壘曲垂
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知後進絜絜以節義自
持者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
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閣下
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
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
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福祿祝
之無窮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
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

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
雖尊爲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
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
詩也况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而
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
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鐫之益固使天
下之人異日捧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爲宰相長
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
也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效節

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
欲導其志無以爲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
筆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懷中爲
之不知矣於其事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
煩尊重無任惶懼謹再拜

上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
罪悔僕之所稟闊畧踈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
與其心知耶柔利已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之

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
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
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
而違已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
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覩形
勢繫繫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
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
幸况爲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
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
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

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
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
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
官之由勇於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
不繆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
向二者所以爲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
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況他人哉僕與足
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
臣不爲甚賤不爲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

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
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
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
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可惜也年
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
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
跡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
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
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

三才六五
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
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
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
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
人復生即亦隨而猾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
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
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空有皆
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
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筭
於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

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
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
曰吾往年聞童謠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
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
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乃蓋滯於
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
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
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
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
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

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旣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曾臆間不以惰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晚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某再拜

投知己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世之人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列之士旣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己功也審己之行審己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

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
深蓋自度無可以爲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
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對言怨色
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
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
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舉之爭爲知己
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
家事一掬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
知己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
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

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藏
縮苟免寒饑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
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世
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
矣况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
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僮僕之知小生
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爲何道可
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撫
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
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

川川
藝十三
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
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
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
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
不特自發明導說其哀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
激發憤懷愧思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
再拜

荅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
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

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
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
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
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闥
闥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
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
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
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
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

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鑠太行東塞黎陽左京河南指爲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紳之士屈指延頸仁觀政能况聖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爲郡縣今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爲耕戰之具西復涼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使不貢

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
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
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
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
成敗者而不能爲之復使儒生舒展曾臆得以
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
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
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
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某
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
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
豈無中策某自池州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
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冤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
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
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
後已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
追呼無已至有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
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內盡恐逃亡今譬於常

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
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
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
與作主不得非裹四千里糧直入城役使即須
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鏤取
千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
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爲不法况諸監
院皆是以貨得之恣爲姦欺人無語路况土鹽
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
罷留後衆皆以爲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

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
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爲
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
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姦賊
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
淮之太殘爲侍郎之陰德以其愚見莫過於斯
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
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
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賜罪
責某再拜

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某當縣萬戶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欲有使來先行文帖尅期令至不揀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人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內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

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輪轉差遣雖有點吏不能用情某每任刺史應是役夫及竹木瓦磚工巧之類並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檢自差不下文帖付縣若下縣後縣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鄉只要兩夫事在一鄉徧着赤帖懷中藏却巡門掠斂一徧貧者即被差來若籍在手

中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即不敢知以其愚見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

績效知先輩思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及拙政
以爲證明豈敢自述今爲治患於差役不平詩
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蓋不平之故長
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即奸胥貪冒求取此最
爲甚某恐懼再拜

樊川文集第十三

樊川文集第十四

杜牧字牧之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
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
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
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爲刺史實守
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
祭諸神因爲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黃帝

嗣帝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明寬恩聖
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
怒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喈嚙跳突千毛萬羽豹
裂鵬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
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簋簠如
寐未寤如瘁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
飲順氣完神奠樂工習自祖自父瑶簪繡裾千
萬侍女酌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
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
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

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
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
宗近法憲宗怵慄思惟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
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
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繫眠而食罔知其故皇
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旃旒旅五帝坐壇百
神立坵反天廉鬼疑眈嚮捧爵是醜海外天內戎狄
蠻夷竒服異貌伏于除外懽喜叫噪迴御丹鳳大
赦四海改元會昌減論有罪紹功嗣德搜剔幽
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囷畜繁脂大東

南西北限岸量紀無有頓憚得可不識災害三事
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
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
天號神聽天聞欲揚宏休皇帝曰無功不可虛
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慙羞曰
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饑不偷有窮有饑
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修約束教誠纖悉
丁寧品類細備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股肱耳目
誠示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
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無愛羊牛

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齋
惕慄臨谷臨墜視牲啓毛濯爵置羃不委下吏
銷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及
神宇踏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
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
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
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
聰明唱和符同相爲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
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
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

神如有言我蒼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瘡癘
水旱永永止弭爾爲官人勉其爾治某敬再拜
流汗霑地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云實有之石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
生之苗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旱莠之饑即
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
仁殺之孰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二歲一交如
彼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東
海孝婦吏寃殺之天實寃之殺吏可也東海之
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
厲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
胡爲降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
格天爲我申聞

第二文

牧爲刺史凡十六月未嘗爲吏不知吏道黃境
隣蔡治出武夫僅五十年今行一切後有文吏
未盡削除伏臘節序牲醪雜須吏僅百輩公取
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
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爲之名豪者

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
悉除去蠶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稅穀之賦斗耗
其一斗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
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爲市小大之
獄面盡其詞弃於市者必守定令人戶非多風
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疽抉其根矣苗去
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晝日不聞人
聲刺史雖愚亦曰無過縱使有過力短不及怒
亦可也殺亦可也穉老孤窮指苗燃鼎將穗秀
矣忍令萎死以絕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
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爲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
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
成謹具刺史之所爲下人之將絕再告於神神
其如何

祭木瓜神文

維會昌六年歲次景寅某月某日某官敬告于
木瓜山之神惟神聰明格天能降雲雨郡有災
旱必能救之前後刺史祈無不應去歲七月苗
將萎死禱神之際甘雨隨至槁然凶歲化爲豐
年仰神之靈感神之德願新祠宇以崇祭祀今

三百
易卑庫變爲華敞正位南面廟兒嚴整風雷雲
兩師伯必備侍衛旗戟羅列森然惟神繫雲在
襟貯兩在在視人如子渴即與之不容凶邪不
降疾疫千萬年間使池之人敬仰不怠伏惟尚
饗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某月日池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王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
祭于云友李君起居之靈憶昔相遇兩未生鬚
京師衆中跡猶甚疎一言道合盡寫有無我於

宣城恭跡實吏君隨幕府東下繼至復與友人
故薛子威邂逅釋願如相爲期放論劇談各持是
非攻強討深張矛鼓機怒或赭赫終成笑嬉於
後七年君拜左史來蜀西川我官補闕云愧我
先拜章請代蓋私我焉我有家事乞假南來循
出里第君出離杯令弟在席恣爲詼諧耳熱膽
張觥聯相狎我歸墜馬一支幾摧君來我坐側
倚旁隈時間酸吟戲口猶開云君我殺以酒相
加忌我之才及我南去君刺池陽我守黃岡葭
葦之場唯君書信前後相望辭意纖悉勉我自

三百六十五
強筆我性情補短裁長一函每發沉憂併忘幸
會交代公檄若飛江山九月涼風滿衣爲別幾
時多少懽悲志業益廣不可窺知長人之術首
爲吏師縱酒十日舞袖傲垂語公之餘且及其
私許以季女配我長兒莫云稚齒可以指期各
負少壯輕後會時寓居宣城書札日馳一疾不
起計來猶疑嗚呼哀哉惟先僕射儉德冠古凡
二十年四領茅土所至所治曰人父母官俸餘
半委庫不取京師里第蓬茅數畝慶餘生君曰
天酌補何聰明才智兮不使施爲何付與之多

兮折之何暴天陽地陰高厚相侔上有河漢鉞
普錯反天橫流百刻晝夜平分不饒皎不陰晦一月
幾朝二男三女俗率如此三男二女無有其地
君子小人臯目並列與小人校會無百一於百
一中以秀奪實凡稟陰陽生於其間陽常不勝
賢者宜艱自古皆然欲復何言撫孤一弔拍棺一
哭咫尺不遂涕下相續期於沒齒盡力嗣子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周相公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

故吏朝議郎知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
謹遣軍事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
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叢深爰自稚齒
即蒙顧許及在宦途接挈益至會昌之改柄者
爲誰忿忍陰汗平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
中黃崗大澤葭葦之場繼來池陽西在孤島僻
左五歲遭逢聖明牧拾寃沉誅破罪惡牧於此
際更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
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沒萬山環合才千餘

家夜有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
喑偏塞行少卧多逐者紛紛歸軫相接唯牧遠
弃其道益艱相公憐憫極力掀拔爰及作相首
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國太子絳市謀
人死而復生未足爲喻旌旆西去拜於都門賢
士大夫無不攀惜皆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
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
下賢彥明知所趣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守吳
興繼奉手示但休退不言疾恙訃問忽至慟哭
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吾相爲蒼生慟豈獨私

川三
恩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死吳
洛相遠踰於二千無因拜柩見歸九泉哭送使
者致誠奠筵伏惟尚享

祭龔秀才文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
杜牧謹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于故龔秀才
之靈死者生之極折脛而天復死之極言於前
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魂其寃哉鄉里何在骨
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魂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
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
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曾祖
某皇任醴泉縣令祖某皇任太子中
允贈右散騎常侍父某皇任檢校吏
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太
師

公諱某字某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
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

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
號觀察使崔公琮願公爲賓而不樂之挈辭載
幣使者數返公徐爲起之且曰不關上聞攝職
可也受署爲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
監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邠國太夫人憂
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
曹事千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
必留戾程必黜每懸榜舉牘富室權家汗而仰
視不敢出口宿吏逡巡縛手係舌願措一釵不
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吏部郎中加朝散

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
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
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
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
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
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
氣直天子爲之動容歛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
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今相國竒章公上
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
服金紫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

銀青光祿大夫高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
闕乞爲承簡樹政德碑內官進曰翰林故事職
由掌詔學士上曰承簡功臣胤也治吾咽喉地
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
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爲
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
曰魏北燕趙南控成臯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
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
章乞爲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如前辭上曰
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

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耆皆
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爲比歷歲
願出守本官辭懇而遂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
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拓後浮華
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
丞相閣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號觀察
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尅俸錢
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
不能瞻私安能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
以常給廉使雜費下至于鹽酪膏薪之品十去

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為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
長不忍為欺萬國西走陝實其衝復有江淮梁
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間踐
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須必應生活之
具至于餅缶匕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
束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
木絲枲之用悉為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
復有詔旨支稅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斂民
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于河復藉民而載
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于路前政咸知計不能

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饑色斯言粟
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弊况今迂直之計有
不趨習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籌而計
之北臨黃河樹倉四十間穴倉為糟下注于舟
因隙賞直不敗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挈囊
裹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駟
駟爭鬪願為陝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更口讚
頌凡二年改岳愕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襄山
帶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
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鑠三

關鄂練萬卒皆僉楚善戰寢有戰風稱爲難治
有自往矣公始臨之簡服伍旅脩理械用親之
以文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
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曰劫于水
者以盡殺爲習雖值童耆而無捨焉比附他盜
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內必累加之盜相誡曰
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後黜弃奸冒用公法也
升陟廉能用公舉也撫獲窮約用公惠也豪商
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
於闔境之內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宮置

博士設生徒廩餼必具頑惰必遷敬讓之風人
知家習八年秋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
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鋪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
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內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
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瑱相問
遺富樂歡康肩於治古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
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爲
旱因下爲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
田沃土多歸豪強荀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
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於是料民等

第籍地沃墾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
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
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
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
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
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
苦隨以治之纔逾暮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
十月二十日薨於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
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實生
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

公生得靈和自干名立朝爲公卿爲侯伯未嘗
須臾間汲汲牽率欲顯名合朝而仁義忠信明
智恭儉鬱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
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
位自及公內外閥閱源派清顯拔於甲族而復
甲焉觀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
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已來未之有也上至
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附陪吏之屬徧
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
愴而多畏也自爲重鎮苞苴金幣之貨不至權

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爲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爲名人居室卑庠不設步廊賓至值雨則張蓋躡屐而就于外位初鎮于陝或束挺經月不鞭一人至于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爲代之著爲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爲其爲仁愛而臻於此及遷鎮鄂渚嚴峻刑法至於誅戮未嘗貫一等後一刻或問於公曰陝鄂之政不一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陝之土瘠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能致理政貴知變蓋爲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真哲人君子沒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爲國常典敢書先烈達于執事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唐故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

行狀

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戶叅軍

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簿贈屯田

貞外郎

父某皇任尚書禮部貞外郎贈太子

少保

公諱某字某明春秋能文攻書未冠知名我烈
 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
 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生女妻之貞元
 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禮
 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
 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
 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
 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
 人子後數日徑請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文

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違某孤進故不
 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
 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
 比公為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鄆縣尉
 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
 尚書司門員外郎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
 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祕多考
 決在內必取其長循為宰相公密補弘多同列
 每欲面陳拜章至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為進退
 歲久當為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巡不就上欲面

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爲宰相臣
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
情苟爲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
臣以死不敢當願得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
因出稱疾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
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辭
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
閣久處密近思效用於外懇請於丞相不已由
是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二歲轉爲
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冤踈通

蹊徑人情物理無不由盡吏欲爲欺於此照驗
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
於此疊疊循環皆極根本尤重刑罰杖十五至
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徧示幕府吏
雖十人有一人以爲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
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于常貢者必
爲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
情性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閉
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黠吏欲賊公
之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

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懽康理行第一每
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爲吏部侍
郎二年考覆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
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理於外及薨於
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
部尚書公與先少保俱掌國史撰憲宗實錄未
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
出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
汲牽率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
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宦凡所交友皆當

時名公將美所長覆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
攜間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飢寒兩求
廉鎮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爲從事可
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
故二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
權勢入嘗擇邸吏尹倫贛滯闕事寮佐皆患之
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誠倫曰止可關事
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二鎮號
爲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
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

以言議公公然侵公其爲守道自得皆如此類
在家無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生姪雖絕服
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
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爲於京師開化
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牽率滿之及在牀
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士人雜然言議
以爲非今之有指爲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
稱古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推先執復以孱昧
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泣涕撰記以備
遺闕以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卷終

